

大宋高僧傳卷第八

旦八

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贊寧

左街相國寺講經論大德賜紫智輪

同奉

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二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唐蘄州東山弘忍傳一

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二

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三

唐袁州蒙山惠明傳四

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五

唐潤州竹林寺曇璿傳六

唐金陵延祚寺法持傳七

唐荊州碧澗寺道俊傳八

唐越州雲門寺道亮傳九

唐溫州龍興寺玄覺傳十

唐金陵天保寺智威傳十一本淨

唐睦州龍興寺惠朗傳十二習公

唐鄆州安國院巨方傳十三智封

唐郢州大佛山香育傳十四

唐兗州泰山降魔藏師傳十五

唐蘄州東山弘忍傳

釋弘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潁陽一云黃梅人也王父暨考皆干名不利賁于丘園其母始

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爍

如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迨能言辭氣與鄰

兒弗類既成童壯絕其遊弄歎父偏愛因令

誦書無記應阻其宿熏真心早萌其成現一

旦出門從倚間如有所待時東山信禪師迎

迨至馬問之曰何姓名乎對問朗暢區別有

歸理逐言分聲隨響答信師熟視之歎曰此

非凡童也具體占之止闕七大人之相不及

佛矣苟預法流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勝任

荷寄乃遣人隨其歸舍具告所親喻之出家

父母忻然乃曰禪師佛法大龍光被遠通緇

門俊秀歸者如雲豈伊小騃那堪擊訓若垂

虛受固無留恪時年七歲也至雙峯習乎僧業不遑艱辛夜則斂容而坐恬澹自居泊受形俱戒檢精厲信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之忍聞言察理觸事忘情瘞正受塵渴方飲水如也信知其可教悉以其道授之復命建浮圖功畢密付法衣以爲質要將知斷雪山

旦八

二

之肥膩構作醍醐於海底之金剛樓傾巨樹擁納之侶膺至蟬聯商人不入於化城貧女大開於寶藏入其趣者號東山法門歟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告滅報齡七十有四是日氛霧冥暗山石崩圯門弟子神秀等奉瘞全身于東山之崗也初忍於咸亨初命二三禪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於韶陽神秀傳法荆門洛下南北之宗自茲始矣又信禪師嘗於九江遙望雙峯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開六歧信謂忍曰汝知之乎曰師之法旁出一枝相踵六世信甚然之及法融化金陵

牛頭山貽厥孫謀至于慧忠凡六人號牛頭六祖此則四祖法又分枝矣然融望忍則庶孽耳安可匹嫡乎開元中太子文學問丘均爲塔碑焉代宗勅謚大滿禪師塔曰法雨也斬春自唐季割屬偏霸暨開寶乙亥歲王師平江南之前忍肉身墮淚如血珠焉僧徒不

測乃李氏國亡之應也今每歲孟冬州人鄰邑奔集作忌齋猶成繁盛矣其諱日將近必雨霧陰參不然霰雪交霏至日則晴朗焉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諱行瑫武德中流于新州百姓終於

旦八

三

貶所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純淑迂懷惠性間出雖蠻風獠俗漬滌不深而詭行么形駸雜難測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腴產能負薪矣日售荷擔偶聞鄺肆誦金剛般若若經能凝神屬垣遲遲不去問曰誰邊受學

此經曰從蘄州黃梅馮茂山忍禪師勸持此法云即得見性成佛也能聞是說若渴夫之飲寒漿也忙歸備所須留奉親老成亨中往韶陽遇劉志略略有姑無盡藏恒讀涅槃經能聽之即為尼辨拈中義怪能不識文字乃曰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歎服號為行者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自謂已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歸舍乎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玄遠曰行者迨非凡常之見龍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勸往蘄春五祖所印證去吾終於下風請教也未幾造焉忍師觀能氣貌不揚試之曰汝從何至對曰嶺表來參禮唯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春供衆而已如是勞乎井曰率淨人而在先了彼死生與涅槃而平等忍雖均養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知汝偈辭在壁

見解分歧揭厲不同淺深斯別忍密以法衣寄託曰古我先師轉相付授豈徒爾哉嗚呼後世受吾衣者命若懸絲小子識之能計迴生地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旛之語印宗辭屈而神伏乃為其削推髻於法性寺智光律師邊受滿分戒所登之壇即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築也跋摩已登果位應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斯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衆曰種此後一百二十年有開士於其下說無上乘度無量衆至是能爰宅于茲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甘符

且八

四

前識也上元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大眾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凶赴至而信乃移住寶林寺焉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峯曹侯溪矣大龍倏起飛雨澤以均施品物收滋逐根莠而受益五納之客擁塞于門四部之賓

園遶其座時宜秘偈或舉契經一切普熏咸聞象藏一時登富悉握蛇珠皆由徑途盡歸圓極所以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爲口實矣洎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思布露而奉迎欲歸依而適願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續遣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非邀君也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織成經巾綠質紅暈花絲巾綃五百匹充供養云又捨新興舊宅爲國恩寺焉神龍三年勅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井方丈務從嚴飾賜改額曰法泉也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衣彈指不絕氣微目瞑全身求謝介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以哀啼猿斷腸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間眼滅吾疇依乎春秋七十

旦八

五

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于曹溪之原也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脉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且凡六祖盡圖續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後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真肖同時昔能曾言吾滅後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憶是言加鐵環纏頸焉開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潛施刃其元欲回歸海東供養有聞擊鐵聲而擒之其塔下葆藏屈朐布鬱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複袷非人間所有物也屢經盜去迷倒却行而還梟之至德中神會遣弟子進平送牙瘻和一柄朝達名公所重有若宋之問謁能著長篇有若張燕公說寄香十斤并詩附武平一至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礙香隨心到南海武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鐘爲撰



銘讚宋之問書次廣州節度宋璟來札其塔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義宋公聞法歡喜向塔乞示微祥須臾微風漸起異香裊人陰兩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追繁不錄後肅宗下詔能弟子令韜韜稱疾不赴遣明象齎傳法衣鉢進呈畢給還憲宗皇帝追謚曰大鑒塔曰元和正真也迨大唐季劉氏稱制番禺每遇上元燒燈迎真身入城為民祈福大宋平南海後韶州盜周思瓊叛換盡焚其寺塔將延燎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舉煙燼向逼二僧對昇輕如夾紵像焉太平興國三年今上勅重建塔改為南華寺矣

系曰五祖自何而識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曰一言知心更無疑貳况復記心輪間如指之掌忍師施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鉢乎秀師則否通曰是法寧選緇白得者則傳周封諸侯乃分分器同姓異姓別也以祖師甄別精麤以衣為信譬如三力士射堅洛又一摩健那

且八

六

射則中而不破二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那羅延箭度而復穿餘物也非堅洛又有強弱但由射勢力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射而獲賞焉信衣至能不傳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通曰忍言受傳衣者命若懸絲如是忍之意也又會也稟祖法則有餘行化行則不足故後致均部之流方驗能師之先覺不傳無私恪之咎矣故曰知人則哲也吁

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

釋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既而奮志出塵剃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峯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為記世相傳付航海而來梁武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貴傳選門心要機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隱於嵩丘少林寺尋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

嶺見之門徒發其冢但有衣履而已以法付  
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  
東山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秀既事忍忍默  
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  
解圓照無先汝者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  
陵當陽山居焉且八四海緇徒嚮風而靡道譽馨七

香普蒙熏灼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有與上  
致親加跪札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勅  
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  
京邑士庶競至札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洎  
中宗孝和帝即位尤加寵重中書令張說嘗  
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尨

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秀同學能  
禪師與之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  
嘗奏天后請遣能赴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  
作尺牘序帝意徵之終不能起謂使者曰吾  
形不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  
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違也了不度大

庾嶺而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爲北能宗  
爲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秀以神龍二年卒  
士庶皆來送葬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  
三舊邸造報恩寺岐王範燕國公張說徵士  
盧鴻各爲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  
紀門人普寂義福並爲朝野所重蓋宗先師

之道也

系曰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甘不勝苦則純  
苦乘時苦不勝甘則純甘用事如是則爲藥  
治病偏重必離也昔者達磨沒而微言絕五  
祖喪而大義乖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  
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尚修練之勤從是分  
岐南服興頓門之說由茲荷澤行于中土以  
頓門隔脩練之煩未移磐石將絃促象韋之  
者空費躁心致令各親其親同黨其黨故有  
盧奕之彈奏神會之徙遷伊蓋施療專其一  
味之咎也遂見甘苦相傾之驗矣理病未効  
乖競先成祇宜爲法重人何至因人損法二

弟子濯擊師足洗垢未遑折脛斯見其是之喻歟

唐袁州蒙山慧明傳

釋慧明姓陳氏鄒陽人也本陳宣帝之孫因亡散為編氓矣明少出家于永昌寺懷道頗切扣雙峯之法高宗之世依忍禪師法席極

且八

意研尋初無證悟若喪家之犬焉忽聞五祖密付衣鉢與盧居士率同意數十許人躡迹急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餘輩未及能祖見已便擲袈裟明日我來為法非望衣鉢也時能祖便於嶺首一向指訂明皆洞達悲喜交至問能曰某宜何往能記之曰遇蒙當居逢

乘可止明再拜而去便更其名以舊云道明也下嶺給諸僧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跡僧即退轉一說居士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為信豈可力爭邪任君拈去明遂手掀如負鈞石而無舉分拱立捨旃則咸亨四年也以明未捨家曾署諸衛故有將軍之號矣且春

太守秦琛奏謚號焉

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

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蹟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顯元法

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駁奔乃啟善財南方叅問裂裳裹足以千里為跬步之間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所來荅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荅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荅曰身緣在路能曰

且八

九

由自未到荅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勅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洽之魚鮪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脩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天

寶中御史盧奔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勅移往均部二年勅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舉兵內向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奔爲賊所戮群議乃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官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苦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勅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爲造禪宇于荷澤寺中是也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上元元年囑別門人避座望空頂札歸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十三歲矣即建午月十三日也遷塔于洛陽寶應寺勅謚大師曰真宗塔號般若焉

系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貴其漸也會師自南徂北行曹溪之法洛中彌盛如能不自異外護已成則可矣況乎旁無力輸人之多僻欲無放逐其可得乎或曰其過不多何遠是乎通曰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後之觀此急知時事歟是以佛萬劫學化行者知化行難耳無令固已而損法慎之哉

唐潤州竹林寺曇瑤傳

釋曇瑤俗姓顧氏吳郡人也肇國著姓其來彌光丞相有佐命之勳尚書有挺濟之譽衣冠鼎胄太嶽峻岱峯之高令問徽猷江漢爲

且八

十

南國之紀星象降精靈祇効祉德備胎教香符夢徵玄珪應上聖之祥神寶蓄河汾之氣特受異準生而不凡襁褓之日而童蒙來求佩觿之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温恭而克明神器夙昭清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栖心物表金經秘藏一日萬言不逾歲敘而大經



淹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融大師融醇豁環雄東夏之達磨歎梵幢寶柱大海津梁目以上根乃誨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多泥子不務乎璀璨而審之直轡獨上食甘露味飲蒲萄漿猶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迺晦跡

鐘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歷年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左名德建業如法師成杖錫方來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往實歸則天皇母臨朝龔行佛事高其道業周勤詔書時棲霞約法師梵門之秀傑躬以敦勸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璿

曰支伯辭帝舜之師于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阜踰東崗考槃雲冥後止于竹林之隩膏宇蓋缶而告老焉旣而紹列聖之鴻微繼前賢之能事翼亮皇梵保寧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二是歲

日六

十一

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建塔士庶含酸悉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穎等刻石紀事奉全師礼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昇嚮風遐想悅而久之褒德尚賢贊成厥美焉  
唐金陵延祚寺法持傳

釋法持俗姓張氏潤州江寧人也儀貌邕肅骨體至潤幼而弃俗長事明師天機內發識浪外澄年十三聞黃梅忍大師特往礼謁蒙示法要領解幽玄後歸青山重事方禪師更明宗極命其入室傳燈繼明紹述山門大宣道化方旣出山凡是學衆咸悉從其咨稟心要聲價騰遠海內聞知數年之中四部依慕時黃梅謝緣去世謂弟子玄頤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即其一也是知兩處禪宗重代相襲後以法眼付門人智威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于延祚寺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禽獸令得飲食血肉者發菩提心其

日空中有神播數首從西而來遶山數轉衆人咸見先居幽棲故院竹林變白報齡六十有八矣

### 唐越州雲門寺道亮傳

釋道亮姓朱氏越州人也厥考前刺會稽郡亮年八歲出家極通經業受具後學河中三

論復講涅槃經尋入深谷破衣覆形蔬食資

命不交俗務直守童真神龍元年孝和皇帝

詔亮與法席宗師十人入長樂大內坐夏安

居時帝命受菩薩戒睿宗及妃后送異錦衾

檀席二年詔於西園問道朝廷欽貴大都督

李孝逸工部尚書張錫國子監周業崔融秘

書監賀知章睦州刺史康誥同心慕仰請問

禪心多結師資或傳香火卒年八十二門人

慧遠等建塔萬齊融爲銘紀述

### 唐荊州碧澗寺道俊傳

釋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澗精舍修東山

無生法門即信忍二祖號其所化之法也勤

旦八

十二

潔苦行跡不出寺經四十餘載室邇人遠莫敢請謁者唯事杜默如是聲聞于天天后中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恒景應詔入內供養至景龍中求還故鄉帝賜御製詩并柴景同歸枝江卒于本寺焉

### 唐温州龍興寺玄覺傳

釋玄覺字明道俗姓戴氏漢末祖侃公第五

燕公九代孫諱烈渡江乃爲永嘉人也慧角

出家齠年剃髮心源本淨智印全文測不可

思解甚深義我與無我恒常固知空與不空

具足皆見既離四病亦服三衣德水沐其身

所以清淨良藥治其眼所以光明兄宣法師

者亦名僧也并猶子二人並預緇伍覺本住

龍興寺一門歸信連影精勤定根確乎不移

疑樹忽焉自壞都捐我相不污客塵觀其寺

旁別有勝境遂於巖下自構禪庵滄海盪其

肖青山拱其背蓬萊仙客歲月往還華蓋煙

雲晨昏交集粵若功德成就佛寶靈興神鐘

震來妙屋化出覺居其間也絲不以衣耕不以食豈伊莊子大布為裳自有阿難甘露作飯覺以獨學孤陋三人有師與東陽榮禪師肩隨遊方詢道謁韶陽能禪師而得旨焉或曰覺振錫遶庵荅對語在別錄至若神秀門庭遐征問法然終得心于曹溪耳既決所疑

旦八

十三

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猶半徧清也以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於龍興別院端坐入定怡然不動僧侶悲號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殯于西山之陽春秋四十九初覺未亡前禁足於西巖望所住寺喟然歎曰人物駢闐花舉葦蔚何用之為其門人吳興與師新羅國宣師數人同聞皆莫測之尋而述之曰昔有一禪師將諸弟子遊賞之次遠望一山忽而唱曰人物多矣弟子亦不測後匪久此師捨壽殯所望地也西山去寺里有餘程送殯繁擁人物沸騰其感動也若此又未終前有舒鴈千餘飛于寺西侍人曰此將何來空中有聲

云為師墓所故從海出也弟子惠操惠特等慈玄寂皆傳師之法為時所推後李北海為守括州遂列覺行錄為碑號神道馬覺唱道著明修證悟入慶州刺史魏靖都緝綴之號求嘉集是也初覺與左溪朗公為道契朗貽書招覺山棲覺由是念朗之滯見于山拘情於講迴書激勸其辭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靜互用趣入之意暗詮于是達者肆之終勅謚號無相塔曰淨光焉

唐金陵天保寺智威傳本淨

釋智威俗姓陳氏江寧人也住近青山地盤嘉氣善符宿瑞維嶽降神爰在童年器殊眾識至於戲弄曾不染俗性惡浮飾人皆異焉無何一朝忽失其所父母莫知攸往乃徧歷諸寺尋訪之威已依天保寺統法師誦大乘經早數百紙聰敏超倫眾咸歎服年二十遇恩剝落隸名于幽巖寺因從持禪師諮請禪法妙達深理繼踵前脩既獲髻珠淡然閑放

形容溫潤面如滿月言辭清雅慧德蘭芳望重一期聲聞遠近江左定學往往造焉其中頓悟心源即慧忠禪師乃命嗣山門盛傳道化威自出止延祚寺說法利人廣施饒益以開元十年二月十八日終于住寺遺囑林中飼鳥獸弟子玄挺等依言奉行春秋七十七

四

十四

威一時夜行頭陀將值天曉有三虎遇之威截路中過了無怖色虎隨至山門四顧而去每有二兔一犬庭際遊戲各無間畏蓋大悲平等物我一均故其然也次司空山釋本淨姓張氏東平人也少入空門高其節操遊方見曹溪六祖決了疑滯開元初於南嶽司空

山閉放自處人不我知蔽偽之故也天寶中因揚庭光采藥邂逅相逢論道終日迴奏詔赴京於白蓮華亭安置帝知佛法幽深孰堪商擢勅召太平寺遠法師及兩街三學碩德發問鋒起若百矢之逐一兔焉淨舉措容與四面枝梧譬墨翟之解九攻機械矣既而辯

若建瓴誚抗之餘乃引了義教授證復說伽陀一無留滯皇情懌悅觀者歎嗟以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壽齡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亦帶所居為名曰司空山禪師也

唐睦州龍興寺慧朗傳習公

釋慧朗新定遂安人也年二十有二於衢州

北山遇南宗頓教之首將請為師乃逆相謂曰汝久積淨業吾非汝師可往天台當逢哲匠至剡溪石城寺見一禪翁莫知其來鶴髮冰膚目如流電聲合鐘律神合太虛乃問朗曰子將何之荅曰欲往天台求佛大法因同行十數里憇林樹下而指訓之曰法常寂然

且八

五

彼亦如也何必適遠當化有緣宜歸本生度無量眾言畢求之無方豁然本心悟佛知見林棲谷飲凡經數載乃却歸故邑慧安寺淨名白衣服非法服純陀工巧心如佛心驪珠尚潛師子未吼弱喪之終涉川迷津一日秦望山林嶺振動俄有大龜呈質咸相謂言此



何祥也尋有禪僧曰習自會稽雲門而來身長八尺四寸高鼻大目睛光射人明大品思益維摩等經兼博通諸論衆曰神僧也大龜應乎此也朗秘菩薩行請之爲師習徵維摩經義荅曰如日照螢火海沃牛跡耳習公深器之曰真淨名也景龍中鄉人吳川縣尉余

少與宗黨新昌縣令余仁等十數家咸共宗事通請降臨一夕忽覩神光從頂而出旁燭山川盈十數里含情之類罔不歸依習公加師資之禮由茲反拜請朗登座乃先示法身備同羣有次明徧化一切皆如道俗欣然而各歎曰昔山之震動龜之數祥非習公之應

明矣至是四方學禪觀者臻萃開元四年本州牧李思絢於龍山之陽建伽藍延以居之方大設戒壇廣邀律德有光州岸公會稽超公而爲上首既而發希有心受具足戒珠圓月滿內外俱明徧臨壇爲戒師旋請益爲學士衆情加重道在益尊七年刺史韋利器深

心歸向八年歙州長史許思恭請往治所朗升法座無何熊伏于前聞鐘而來衆散而去時皆驚懼虞其搏攫原其有聽法之心耳其馴猛獸也若此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告門人曰吾將去矣吾三生此州今一生矣言訖儼然而寂春秋六十四稟遺命茶毗建塔學者既多穎脫則開元寺道欽慧祐道禪龍興寺習海寧國寺進玉越州寶林寺有沛遠整杭州竹林寺一行等並傳朗之法相繼若瓜跌然至大曆十二年新定太守蕭定述碑司馬劉長卿書刺史李揆篆額所謂俱是名公盛誇全美有矣

具八

十六

唐鄆州安國院巨方傳 智封

釋巨方姓曹氏安陸人也弱齡幹節立身從師稟業於州治明福院朗禪師而聽誦法華維摩二經功畢受具講述南宗論數席即拂衣而起禪會必參後造北宗秀公所銳精稽考一見默許之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曰不

昧也又問到此間後如何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頷之數載之間入室侍對庶幾真道罕有倫擬乃辭觀方至上黨寒嶺而居積稔之間學徒數百求請無阻凡所提唱真妄同源遲速異劑得心助道在乎修治大較如此鄆帥吳文渙侍中欽慕其風遣使請歸府建安

國院傳法化徒尚祖風者不離于席頓悟多矣鄆帥問曰今日後如何荅云地布金沙人安寶刹吳帥信伏因茲一府軍民咸加宗仰吳氏家無少長重若神明擅施豐厚方後於五臺山道化涉二十餘載入滅時告衆曰吾齒盡於此矣言訖長逝春秋八十一以開元

十五年九月三日全身入塔云次河中府安國院釋智卦姓吳氏懷安人也中年學道勵操謹躬行頭陀之行外食之後水漿不度齒焉於本州清靜寺恒法師下落髮受具綜習惟識論或人所詰責之以滯于名相憤發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師會疑冰解泮思養

且八

七

聖胎條醉出蒲津安峯山禁足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因茲奔走毳衣蔚然繁盛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對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喻旨拱葉而退少選開曉充訕于懷封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儉薄不充得其道者不可勝紀入滅後門人於州北三十步建塔焉

唐郢州大佛山香育傳

釋香育姓李氏濟陰人也父爲兗府祿育有道性常研習莊老根器奮發俄於釋典留神決捐俗態趨滄州安定寺智元律師所乞求削滌滿足戒後精力律學垂欲卒業一旦辭師觀遊聖跡陟天台登南嶽或入巖阿或棲樹下未至五臺後參預秀師盛化夙心相契擊節希聲秀問之育荅密若隱書一皆開釋秀默異之在藁衆間多歷年所洞徹心源則辭秀去入富水大佛山勁節安禪卯前一食

州將韓閏篤欽其道堅召出山育稱疾而已  
 因是黑白之衆渴仰歸依韓使君輜車繼運  
 供施交駢樹造法堂嚴飾奇麗時來問道韓  
 侯問佛法已後事如何荅云如同太虛委在  
 有力韓侯欽尚徒衆常有千計賢不肖駁雜  
 而居住往聞有不測之僧預其聽受焉一旦  
 說法次告衆曰善哉是會遭遇者艱須決所  
 疑無遺虛度命水滌盥端坐而化春秋七十  
 有三矣

唐兗州東嶽降魔藏師傳

釋藏師姓王氏趙郡人也父爲亳州掾稚齒  
 尋師居然慕法而性好獨處譙多厲鬼持魅  
 於人藏七歲隻影閑房孤形迥野嘗無少畏  
 至年長彌見挺拔故號降魔藏歟請列青衿  
 于廣福院明讚禪師師意其法器乃發擿之  
 譽對辯給荅出問表因留執事服勤受法伴  
 誦法華踰月徹部登即剃落受具習律焉次  
 講南宗論大機將發俄投塵尾九州靈跡罕

不登升後往遇北宗鼎盛便誓依棲秀問曰  
 汝名降魔我此無山精木恠汝翻作魔邪曰  
 有佛有魔秀云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  
 也曰是佛亦空何不思議之有時衆莫不異  
 而欽之先是秀師懸記之汝與少皞之墟有  
 緣尋入泰山數年學者臻萃供億克周爲金  
 輿谷朗公行化之亞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今  
 老朽物極有歸正是其時言訖而終春秋九  
 十一矣

十八

大宋高僧傳卷第八



且八

大宋高僧傳卷第九

且九

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 贊寧

左街相國寺講經論大德賜紫 智輪

同奉

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